

精典文库 029 KCLASSICS

印度札记

In Light of India

Octavio Paz

[墨]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蔡悯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印度札记

In Light of India

[墨]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蔡恂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札记/(墨)帕斯著;蔡悯生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精典文库/周宪主编)

ISBN 978-7-305-06152-3

I. 印 II. ①帕… ②蔡… III. 游记—作品集—

墨西哥—现代 IV. I73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2979 号

Octavio Paz

In Light of India

Copyright © 1995 Octavio Paz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court,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023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印度札记
著 者 [墨]奥克塔维奥·帕斯
译 者 蔡悯生
责任编辑 李冬梅 姚 徽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34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152-3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往来于地球两端	1
孟买	3
德里	15
旧地重游	24
宗教、种姓制度、语言	43
罗摩与真主安拉	45
宇宙源始	67
百家争鸣的语言	80
国家的规划	87
筵席与斋戒	89
印度历史的独特性	105
甘地：中间与极端	117
国家主义、政教分离、民主政体	136
实与空	153
乐天神与母夜叉	155
禁欲与长寿	190
解脱的批判	199
时间的奇妙装置	214
再会	235
后记	235

往来于地球两端

……为免重蹈相信没有对跖点 (Antipodes) 的昔日哲人的覆辙。

——欧瓦尔神父 (Father Alonso de Ovalle),

Diccionario de Autoridades

孟 买

一九五一年我旅居巴黎。在六年多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搬至巴黎，在墨西哥大使馆担任一项不起眼的职务。我的职位无足轻重，也因此，在任职两三年后，我不曾依一般外交界的惯例调职。我的上司忘了我的存在，我暗地里感谢他们。当时我正尝试写作，而且，最主要的，我正在探索那个城市，它或许是我们的文明特质最美的例证：稳固而不笨重、庞大而不致大得畸形，紧系着地表但有想飞的欲望。在这个城市中，中庸之道以同样温和而坚定的权威性控制了人的身心，使其不至于过度发展。在它最鼎盛的时期——一座广场、一条街道、一座建筑物——紧张转为和谐，赏心悦目。探索与认知：我在散步与漫游期间发现了新地点与新地区，不过，也有若干地方我不是亲身见识，而是透过小说与诗歌而得知的。对我而言，巴黎这个城市不只是杜撰出来的，而是经由记忆与想象力所重建的。我与几位朋友交往，有法国人也有外国人，

有时在他们的寓所，不过通常是在咖啡屋与酒吧。在巴黎，就如同在其他拉丁城市，人们流连于市坊的时间多于待在家中。我与朋友聚会，和他们共享艺术与心智的交流，热中于当时的文学生活，投入哲学与政治的激辩。不过我偷偷着迷的是诗：写诗、想诗、生活就是诗。这么多相对立的思想、感受、情绪，令我激动亢奋，日子过得紧凑而充实，故而不曾料想过这种生活会有所改变。未来——亦即那无法预期的——几乎已完全被抛诸脑后。

有一天，大使在他的办公室召见我，一语不发地递给我一封电报：我被调职了。这消息令我不知所措又痛心不已。我被调至其他地方是正常的，可是离开巴黎令我错愕。我调职的原因是：墨西哥政府已和一九四七年独立的印度正式建交，如今正打算在德里（Delhi）设立大使馆。我知道是要调到印度后，略感安慰：宗教祭典、神殿、让人联想起轶事怪谭的城市、各种族与肤色齐聚一堂、像猫一样优雅有着黑色明眸的女人、圣徒、乞丐……当天早晨，我得悉奉命担任大使的是艾密里欧·波兹·吉尔（Emilio Portes Gil），一个动见观瞻的知名人士，曾任墨西哥总统。除了大使，成员将包括一位领事，一位助理秘书（我本人），以及两名参事。

他们为什么选上我？没有人向我透露，我也永远无从得悉原委。不过，有传闻说我的调职是当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监的诗人杰米·托里斯·波狄特（Jaime Torres Bodet）向外交部长曼纽·泰罗（Manuel Tello）建议的。托里斯·波

狄特似乎对我的若干文学活动感到困扰，我与加缪(Albert Camus)及玛莉亚·凯瑟里丝(María Casares)参加一个亲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所举办的庆祝西班牙内战爆发(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周年庆的活动，这尤其令他感到不满。虽然墨西哥政府与佛朗哥(Franco)没有关系——相反地，它是全世界唯一派遣官方大使至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的国家——托里斯·波狄特认为，我出席那场政治兼文化的聚会，以及我在当时所发表的某些谈话，“很不得体”。我永远无法知道此传闻是否属实，不过数年后的一场晚宴中，我听过托里斯·波狄特一段耐人寻味的表白：谈起服务于外交圈的作家——在墨西哥的亚冯索·雷伊斯(Alfonso Reyes)与荷西·葛罗斯堤萨(José Gorostiza)，出使法国的保罗·克罗狄(Paul Claudel)与圣约翰·柏斯(Saint-John Perse)等等时，他又补了一句：“不过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免同一个大使馆中有两位作家。”

我向友人辞行。亨利·密乔斯(Henri Michaux)送我一本凯柏(Kabīr)的小诗集，克里希纳·里勃(Krishna Riboud)送的是一幅湿婆神妃难近母(Durga)的版画，柯斯塔·帕派欧诺(Kostas Papaioannou)送的是一本《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此书成为我在印度世界中的精神向导。准备期间，我收到新任大使由墨西哥捎来的一封指示函：我必须前往开罗与他会合。随后我们再与其他工作人员前往塞德港(Port Said)，我们将在当地搭一艘波兰

船贝托里号(Batory)前往孟买。这则讯息很不寻常,因为通常我们会直接飞往德里,不过我很开心,因为那让我得以赴开罗一窥堂奥,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与金字塔,而我在抵达孟买之前,可以横渡红海并参观亚丁(Aden)。

我们到达开罗时,波兹·吉尔告诉我们,他已改变心意,将直接飞往德里。稍后,我获悉他只是想在搭飞机前往印度之前,先到埃及几处名胜参观。但对我而言,改变计划已经太迟:轮船公司无法及时让我退票,而我又没有足够款项搭飞机。我决定搭船前往。当时正值法鲁克国王^①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各地暴动频传,不久,著名的牧人旅馆(Shepherd's Hotel)也付诸一炬。由开罗前往塞德港的道路有多处都已受阻且安全堪虞。我与另外两名旅客同乘一部车,车子悬挂波兰国旗,或许也幸亏如此,我们一路平安到达。

贝托里号是一艘德国舰艇,送给波兰充当战后赔偿的一部分。渡海相当惬意,虽然横渡红海的旅程有时单调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两岸都是几乎毫无起伏变化的秃山荒岭;海洋灰蒙蒙的,平静无波。我暗忖,大自然也有令人生厌的时候。到达亚丁后,单调的感受一扫而空。一条景色优美的高速公路穿过巨石由港口通往城内。我在那些喧嚷的市集,以及邻近的街道巷弄间逛得眼花缭乱,到处都是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Levant)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形形色色的群众,覆着面纱的妇女眼眸如井水般深邃,过往行人的脸庞与其他城市的路人一样难以区别,但是都穿着东方服饰;乞丐、

熙来攘往的人潮、三五成群的人们在高谈阔论、畅笑，群众间有几个沉默的阿拉伯人，仪表堂堂，神情严峻。他们的腰带上佩着刀或匕首的空鞘。他们是沙漠居民，在进城前必须缴械。我只在阿富汗看过有同样气质与威仪的民族。

贝托里号上的生活相当多彩多姿，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最奇怪的旅客是一个印度的王公(Maharajah)，容貌像个修行者，由几个卑躬屈膝的仆役侍候。为了奉守某些清规，他避免与外国人接触，在餐厅时，他的椅子周围也以绳索圈住，以防其他旅客靠得太近。船上还有个旅客是一位老妇人，她是雕刻家布兰库西(Bran-cusi)的遗孀，受到一位景仰她亡夫的大亨邀请前往印度。船上有一群修女，大都是波兰人，每天清晨五点在两位波兰教士主持的弥撒中祈祷。她们正要前往她们教会创立的一所位于马德拉斯(Madras)的修道院。虽然共产党已在波兰夺得政权，但船上的相关单位都佯装没注意到这些宗教活动，或许他们的宽容是基于当时的政策。抵达孟买那天清晨，我们听到这些修女与教士所唱的弥撒，颇令人动容。浮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幅员辽阔而陌生的国度之海岸，有数百万异教徒居居其间，他们有些人崇拜有强健体魄或动物外貌的男女神祇，其他人敬奉没有固定容貌的伊斯兰教真主。我不敢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来到印度是最近基督教在这些国度的一次重大挫败……一对男女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位美丽的印度少妇和她先生，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我们一见如

故地聊了起来，待行程结束时已成为好朋友。她是珊莎·拉玛·萝(Santha Rama Rau)，一位名作家，也是将福斯特(E. M. Forster)名著《印度之旅》(*Passage to India*)改编成舞台剧与电影剧本的剧作家。她先生法比安·包尔斯(Faubian Bowers)，曾担任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写过一本关于日本歌舞伎的书。

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某个清晨抵达孟买。我记得虽然当时仍是大清早，阳光却极为强烈，也记得对船只慢吞吞地驶过平静的海湾颇觉按捺不住。放眼望去尽是水银般的瀚海；远方有朦胧的山丘；几群飞鸟；浅淡的天空及几朵粉红色云絮。随着船只往前行，旅客的情绪也随之亢奋起来。城市的白色与蓝色建筑逐渐浮现，一根烟囱的一缕烟，一座远方的花园中的赭色与黄色斑点。一座石头拱门出现，竖立在一座船坞上，周围有四座松树造型的小塔环绕。我身旁一个人倚在栏杆上叫道：“印度的门户(The Gateway of India)！”他是英国地质学家，正要前往加尔各答(Calcutta)。我们在两天前碰面，我发现他是旅美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的弟弟。他解释说，那座拱门是为了纪念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与他的妻子玛丽皇后于一九一一年前来访问而建的纪念碑。依我看来，那像是罗马拱门增添奇幻色彩后的产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由十六世纪在印度古加拉特^②省风行一时的建筑样式引发的灵感。在纪念碑后方，泰姬玛哈饭店(Taj Mahal Hotel)的剪影在温暖的空气中晃荡着，宛如一个庞大的蛋糕；一种东方式的颓废，像

一个巨大的泡沫，不是肥皂而是石头的泡沫，掉落在孟买的膝上。我揉揉眼睛：那座饭店是越来越近，还是渐行渐远？奥登看到我满脸诧异，向我说明，那家饭店的奇特外观是出于一项错误：施工人员看不懂建筑师由巴黎寄来的蓝图，结果把它倒过来盖，前方面对城市，后方朝向海洋。依我看来，这项错误是刻意的，它显示了在无意识间对欧洲的否定，以及对将那栋建筑物永远困锁在印度的期盼。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就如西班牙探险家柯提斯^③将船烧毁，使他的手下无从离开。我们经历过多少次类似的诱惑？

我们甫上岸，便有群众围拢过来，以英语及各种当地语言朝我们吆喝。沿着污秽的码头走了五十公尺，我们进入摇摇欲坠的海关建筑，那是一间庞大的库房。酷热难耐，杂乱得难以形容。我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我的几件行李，然后接受一个海关官员冗长枯燥的盘问，最后总算解脱了。我离开那栋建筑，到了街上，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喧嚣不已的挑夫、向导和司机之间。我设法找到一部出租车，它横冲直撞地将我载至泰姬玛哈饭店。

如果本书不是随笔而是回忆录，我会多花些篇幅描述那家饭店。它既真实又如梦似幻，既虚华又舒适，既俗气又雄伟。那是十九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梦想，这个印度住着皮肤黝黑的男性，蓄着翘胡髭，腰间佩着弯刀，还有琥珀色肌肤的女性，头发与睫毛和乌鸦的翅膀一般黑，明眸有如发情母狮的大眼睛。它精雕细琢的拱道，它偏僻的角落，它的内院、露台，以及花园，让人痴迷又眼花缭

乱。那是一座文学的建筑，一部连载小说。它的走廊通往奢华、阴森、无止境的梦境。它是一则感伤的故事，或一部堕落史的背景。不过那般的泰姬玛哈饭店已不复存在：它已经现代化，降低了它的格调，有如供美国中西部来的观光客投宿的汽车旅馆……一个包着头巾，穿着洁白夹克的男服务生带我到我的房间，房间很小但满讨人喜欢。我把行李摆入衣柜，匆匆沐浴后，换上一件白衬衫。我跑下楼，冲进街道中。在那边等我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现实：

热浪；灰色与红色的庞大建筑，一座维多利亚式的伦敦在棕榈树与榕树间浮现，有如一场周而复始的梦魇，鳞状的墙壁，宽敞美丽的林荫大道，高大而罕见的树木，臭气熏人的巷弄。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瘦如枯骨的无主牛只、乞丐、老牛拉的破车，川流不息的脚踏车。

一个英国统治时期的遗民，身着拘谨的破旧白西装，手拿一把黑伞。

人行道上又见乞丐，四个衣不蔽体的修行者身上涂满漆料，带着红色蒟酱。

一部出租车和一辆满布灰尘的巴士争鸣着喇叭，更多的脚踏车、更多的牛、另一个衣不蔽体的修行者。

转过街角，乍见一个少女倩影，如含苞待放的花朵。

阵阵恶臭、腐臭味袭来，一丝丝纯净清新的香气。

贩卖椰子与菠萝片的摊贩，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既没工作也没运气，一伙青少年有如一群窜逃的鹿。

披着红色、蓝色、黄色、各色缤纷纱丽袍的妇女，有些日出而作，有些昼伏夜出，黑发妇女的脚踝戴着脚环，所穿的凉鞋不适合炙热的柏油路而是用来下田。

公园内热气逼人，猴子在建筑物的飞檐中，粪便与茉莉，无家可归的男孩们。

一棵榕树，雨的意象，正如仙人掌是干旱的象征，还有，靠在墙壁上，一颗涂着红漆的石头，基座处有几朵雕零的落花：猴神的剪影。

一个少女的笑声，如百合花柄般纤细，一个麻疯病患者坐在一尊拜火教圣者雕像下。

陋室门口，一个仪貌堂堂的老者，冷眼垂视芸芸众生。

一棵雄伟的尤加利树在荒芜的垃圾场中，空地上一面巨大的招牌张挂着一个电影明星的照片：一轮满月高悬于苏丹王的露台上。

更多旧墙残壁，粉刷过的墙壁上贴满我看不懂红色与黑色字母所写的政治标语。

一栋豪华别墅的金色与黑色铁栅门上仿佛题着一行侮蔑的字句：暴发户；更多的铁窗，更加富丽堂皇，让人得以窥见一

座极尽奢华的深宅大院；门上，黑色大理石上的一行金字。

在蓝得刺眼的苍穹中，海鸥或秃鹰呈锯齿状或圆圈状翱翔着：聒、聒、聒……

夜幕低垂时，我回到饭店，筋疲力竭。我在房内用餐，不过我的好奇心强过我的疲惫感，又洗了个澡后，我再度走入市区。我发现许多白色的包裹横陈于人行道上：无家可归的男女。我搭出租车驶过空荡荡的地段及热闹的街区，拜罪恶与金钱这两股孪生狂热之赐而繁华兴盛的街道。我看到怪物，也被耀眼的美刺得张不开眼。我信步走过声名狼藉的巷弄，望着那些妓院与小商店：浓妆艳抹的妓女与人妖，戴着玻璃珠饰，穿著俗伦的裙子。我逛到马拉巴山(Malabar Hill)及它静谧的庭园。我沿着一条寂静的街道走过，直到尽头，发现了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景象：底下，黑色的瀚海拍打岸边的礁石，激起滔天的浪花。我搭另一部出租车回到饭店，但是过门而不入。夜色诱引我继续寻幽访胜，我决定沿着码头旁的林荫大道再散步一段路。那是一处宁静的区域。夜空中星辰默默闪烁。我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一尊夜的雕像之上，试着将我的所见所闻、所嗅、所感受到的，全都详列出来：眼花缭乱、惶恐、茫然、错愕、喜悦、狂热、恶心、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是什么吸引了我？很难说：人类无法承担太多真实。没错，太过真实就会成为不真实，不过那种不真实忽然幻化成一座阳台，我由此凝视——那是什

么？凝视着远方，仍然无以名之……

回想起来，我会对此地一见倾心并不足为奇：当年我是个来自化外之域的年轻诗人。年轻、诗、未开化，三者并不会互相冲突：在一个未开化的人眼中可看到纯真；在年轻人眼中是对生命的渴望，在诗人眼中则是惊奇。隔天我打电话给珊莎与法比安。他们邀我到住处小酌。他们和珊莎的父母同住在一栋雅致的大厦中，与孟买的其他大厦一样，周围有一座花园环绕。我们在庭院的露台上，围坐在一张摆着点心饮料的桌子旁。不久，她父亲也加入我们，他器宇轩昂，曾是印度驻华盛顿的第一任大使，最近才卸任。他一听到我的国籍，便畅笑出声问道：“墨西哥是美国星条旗中的星还是条？”我满脸通红，正打算不客气地回嘴，这时珊莎淡然一笑打岔：“请原谅我们，欧塔维欧。欧洲人对地理毫无所悉，而我们则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父亲也表示歉意：“只是开个玩笑……不久以前，我们也是个殖民地。”我想到了我的同胞：他们在谈起印度时也同样会口无遮拦。珊莎与法比安问我是否已到各风景名胜参观过。他们建议我参观博物馆，尤其不能错过到象岛(island of Elephanta)一游。

隔天我回到码头，买了一张往来于孟买与象岛间的小船船票。与我同行的有各国游客及几个印度人。风平浪静；我们在万里晴空下横渡海湾，不到一小时便已抵达那座小岛。高耸的白色峭壁，枝繁叶茂令人目不暇给的植物。我们沿着一道灰色与红色相间的信道，走到一座大洞的入口，然后我便进入这个由阴影与乍现的光